

紫丁香文丛

清幽而温婉，典雅中流露出淡淡的忧郁，如暗香浮动，暗喻着现代都市的欢愉和迷茫……

落荒而逃

毛颖◎著

孕妇蒋妍从自家窗口坠楼死亡。公安机关迅速进入调查。与公安机关颇有渊源的业余侦探也获知情况。死者所怀胎儿的父亲并非其丈夫罗春。

当初，蒋妍与韩松相恋，后无奈与罗春成婚。

“海归”左强抛弃了情人古香君与吴艳秋相爱。婚后，左强创立“中意远程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开展联系出国留学等业务，

牟取暴利险些败露。在即将被清出业界时，与已是保险业“大姐大”的蒋妍结识。

左强被蒋的风韵吸引，便邀她来中心任保险事务主管。

古香君偶然发现吴艳秋与左强的居处，遂借偷窥及现代化信息手段，挑唆左吴的夫妻关系。

左对吴日渐冷落，吴与左的助手张元晖苟且，被古香君偷拍并示予左强。

左想逼迫吴主动提出离婚。吴受刺激后失常出走，在张元晖处不慎碰伤。张怕败露，拖延救治，导致吴死亡。张弃尸逃避追究。

蒋发现与左怀孕。左要求蒋流产，并对其逐渐疏远。蒋再次绝望……



华夏出版社

紫丁香文丛

落荒而逃

毛颖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落荒而逃 / 毛颖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1

(紫丁香文丛)

ISBN 7-5080-3676-X

I. 落… II. 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9947 号

落荒而逃

著 者: 毛颖

丛书策划: 高苏

责任编辑: 小芊

装帧设计: 阎琰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四号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3331

印刷: 北京人卫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7

字数: 151 千字

版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一版

印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价: 14.00 元

华夏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 请随时联系

序

何镇邦(鲁迅文学院研究员)

十多年来,由于同公安部所属的群众出版社有比较多的合作,参与公安部宣传局主办的“金盾文学奖”的评选工作和群众出版社若干公安题材图书的策划编辑工作,读了不少描述破案的小说与报告文学,因此,对于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应该说并不陌生。但是,当我读了华夏出版社送来的这部长篇小说《落荒而逃》的校样后,却有一种新鲜感。这也是一部写侦破案件的小说,却不同于我以往读过的一些写侦破的小说与报告文学。它究竟新在何处,是值得探究一番的。

首先,它新在情节的安排既合情合理又曲折迷离。蒋妍的跳楼身亡,先由种种迹象定为自杀,后随着案情的深入,负责侦破这一案件的分局刑警队又把它定为他杀,并把侦破方向指向蒋妍的丈夫罗春,经过一段侦查取证,警方认定罗春为故意杀人的凶犯,罗春虽百喙莫辩,都由于对蒋妍生前的百般摧残而对蒋的死深感负疚,故未予争辩,认罪伏法。实际上,种种证据表明,尤其是介入此案侦破工作的业余侦探江山健身中心老板,分局刑警队长罗虎的朋友高璟所掌握的物证表明,蒋妍跳楼是自杀,只是她死前有意制造了种种迹象让警方怀疑罗春故意杀人,以达到报复的目的。与蒋案这一主线交错的另一副线则是蒋妍的第二个情人左强的妻子吴艳秋被左冷落与左的

副手张元晖苟且，吴受刺激后精神失常出走，在张宅不慎碰伤，因延误救治，导致吴死亡，为怕败露，张及其妻子一心销毁证据，并弃尸逃避追击，当然最后还是被绳之以法。

小说把这两个案件所形成的两条线索处理得较好，形成一种曲折迷离、柳暗花明的效果。

其次，小说的作者不仅善于编织情节，也比较注意描写人物的形象，尤其注意开掘其丰富的内心世界。所以对蒋妍的描写，把她从一个幼年丧母、家中缺乏爱的滋润，长成少女后，由于容貌出众，在学校里受流氓欺侮，后与同学韩松相恋，后又为窥其美色的罗春粗暴拆散。下海后数年未果。难以自主，其父应允了罗春的求婚。为生存，蒋妍答应与罗成婚，私下却将初夜献给初恋情人韩松。发现与韩怀孕后，为了给孩子一个生存的名义，忍受其百般摧残。与罗春屈身生活。后又投身保险业，成为保险业中的“大姐大”。此后又与“中意远程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海归经理左强由工作接触而产生恋情，以至最后走上不归之途。作者在描述蒋妍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婚姻爱情经历时，比较注意展示她的内心世界，于是其形象就比较立体鲜明。罗春、左强等人物也均有鲜明的性格描写；刑警队长罗虎，业余侦探高璟的形象也是鲜明的。

再次，把业余侦探高璟的介入案件侦破作为侦破工作的另一副线索写，也是有新意的。小说中对高璟的取证方法以及对案件的推理分析，均写得细致生动，也是可取的。

小说的语言简洁流畅，叙述笔调从容不迫。小说的“生者言”与“逝者言”这两章均采用一种访谈的记录体，增强了现场感与真实感，不失为一种新的文体试验。

我对小说的作者毛颖一无所知,从这部小说的写作情况来看,他还是具有一定的创作潜力的。如能对生活素材进一步开掘,注意到作品社会性与思想的开掘,当更好。

应小说编辑热情相邀,在读完小说的校样后,写下上面的一些读后感,权当序言,同作品一起献给读者,恳求指正。

2004年12月27日

草于北京亚运村

目录

《落荒而逃》 序 ————— 何镇邦

一、一尸两命 ————— 1

保险业“大姐大”坠楼身亡，留下刚上中学的儿子，带走了三个多月的胎儿和满身非人的创痛。殴妻成性的丈夫悲痛欲绝，公安干警疑惑重重。富有的“编外侦探”第一时间得知案情。

一尸两命，金色的十月笼起阴霾。自杀？他杀？胎儿的父亲到底是谁？

二、生者言 ————— 15

众说纷纭，死者的生活历程一幕幕回闪，层层揭开复杂多变的身世。当了作家的初恋情人，出身不明的儿子，被残酷蹂躏后的沉默，不为丈夫所知的巨额遗产……平静的家庭，隐藏着畸形的内核。

案发前夜在外赌博的丈夫，黎明时分长达两小时的神秘失踪。警报声中神秘的身影。

没能转正的售票员，保险业界的传奇人物，被原上司太太从岗位上拉走的主管，谜一般的死亡。

三、爱恨一场戏

47

偶遇情敌，引发疯狂报复计划。失去爱情和生活的女人有的是智慧和精力——数码时代的性图解。

心灵王国的处女地。酒无罪，有罪的是人……远远的沉甸甸的妩媚。办公室里热辣辣的耳光和拥抱，爱情神话，据说一人一生只有一次——《失乐园》。

互相知道私密的事业合伙人。通奸，将点燃焚毁家庭的烈火。男人，没有卷土重来的颜面和本钱。

四、生命、生活及爱之求证

81

“完整的谋杀”？生命的消失和生命本身一样需要理由。侦探与作家之辩。生命与爱的对立统一。

家庭游戏、警方追查，步步求证爱与罪的留痕。一墙之隔的通奸、黑牌照进口“美洲豹”，层层揭开死亡背景。延误半年的失踪案，年轻貌美的家庭主妇生死不明。充满暗示的笔录，真相呼之欲出。

“为什么”是藏在后面的,它永远不会自告奋勇跳出来找你,永远都悄悄地等着你找它……

五、逝者言

135

冥冥中亡灵的诉说。凝聚爱情破灭和生活的痛楚。含辛茹苦、死去活来的漫长婚姻。为了孩子的将来,母亲是不是什么都能忍耐?!爱情,真的是神话么……生与死之间的徘徊。

无谓的付出,莫名其妙的死亡。爱与不爱的界限。畏惧死亡,是人的本性。令人发指的死亡秘密。

报复,或是复仇。她习惯了一切问题自己解决。通往地狱的路上,两个亡灵的邂逅。

六、生命、生活及爱之再证

161

精灵闪烁的“调包儿”。“名誉”和生命孰轻孰重?死亡“慢动作”,毁尸,令人发指的冷漠。掠夺——摧残——自我清算……一切都因为爱。爱,到底是什么?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答案——破译死亡。

久违的电话,“老情人”的问候,引来开心的笑。幸福,还是新一轮追查和报复?生活总要继续的。

纯粹的假设——深蓝的大海默默包容了一切,承载着无言的愿望——如火的霞光里,初恋情人般的拥抱……

“侦破”爱与恶(代跋)

214

一、一尸两命

01 坠楼

2004年“十·一”长假的第三天，莲花东里18号楼的王老先生比往常起得更早。

2004年“十·一”长假的第三天，莲花东里18号楼的王老先生比往常起得更早。退休十年来，老人一直保持着遛早的习惯，也一直都起得很早——上了岁数，想睡也睡不实。

那时候，天才刚刚闪出一线鱼肚白，整个小区都还在梦里。仲秋的晨风凉凉地钻过来。老先生站在楼门口，很有力地舒展一下身体，然后走下台阶，绕过半个楼身，看了一眼儿子的新车——挂着“H”打头牌号的香槟色“塞娜”。他轻轻抚摸了一下车身，随即转过身，朝隔着几栋楼的小区大门方向的早点摊走去。走了没几步，背后就泄来一股强劲的风，夹着与周围的风不同的暖意，由后上方急急捶下来。老人心里蓦地动了一下，迈了一半的步子下意识收住——他本能感到，有什么不对劲！

那重重的“嘭”的一声跟王老先生的转身几乎同时。儿子

的香槟色“塞娜”随即啾啾尖声叫响，把老人的惊呼湮没。他没来得及再惊呼，大张着嘴，怔怔地望着“塞娜”车顶上横着的躯体血淋淋地随车身颤动，一条手臂慢慢滑到车顶外，软软地荡着，苍白的面孔后仰，半长的头发铺散在车窗玻璃上，眼睛愣愣地盯着王老先生，血泡从鼻孔、耳孔和嘴里涌出，喷泉般撩出大朵大朵的血花，哗啦啦泼到地上，泼到车身上，涌成一片片泊泊的鲜红。

有车的人都被报警声惊醒，从一层到二十二层，霎时探出几十个脑袋，里面就有王老先生的儿子。他看见一具血肉模糊的躯体横在自己的车顶上，三四步远的地方，跌坐着年迈的父亲。

02 调查

警察来的时候，“塞娜”周围被已经围得水泻不通。

警察来的时候，“塞娜”周围已经围得水泄不通。管片民警李有亮很干练地驱赶围观者，所长老赵趁机钻入圈子。只一眼，干了近三十年警察的老赵就做出判断：得马上报分局。他就把这个判断当指令，迅速交代给了小李，随即对人群大喊：“没什么好看的，大家不要围观，注意保护现场！”说着绕过车身，形式重于内容地碰了碰坠楼者的颈窝。

“警察同志，”王老先生的儿子哆哆嗦嗦跟过来，“警察同

志,请问,我可以用车么。”

老赵回头瞟他一眼,“这是你的车?”

点头。

“我得去火车站接人,已经,已经……晚了。”

“接人?”

点头。

“晚了?”

点头。

“用车?”老赵干脆转成跟他面对面,“现在就用?”

还是点头。

老赵心里啐了一口,嘴上说:“行啊,用吧。”一指死者,“你让她下来,她下来你就开走。”王老先生的儿子倒退一步,闭上了嘴。

“街道来人了么?”老赵冲剩下的人群吆喝了一声,眼睛仔细观察着死者:裙式睡衣,下摆及领口撕裂外翻,清洁的赤脚,皮肤白皙,口鼻及大腿根部出血,出血量极大,应该是坠落摔伤死亡,之前可能处于正常的睡眠前后状态。“是这楼的么?”他指着死者,问凑上来的居委会陈主任。

许娘半老的陈主任一副不敢看的样子,“像是。”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那就,是吧……”陈主任壮着胆子又看了一眼。

罗虎是在老丈人的酒桌上接到局里通知的。作为分局刑警队长,他已经习惯在各种私人场合接到类似的通知了。这就是工作,没的说。令他欣慰的是,妻子王爽也早就习惯了,于

是，丈人岳母也就连带着渐渐习惯了。王爽也是警察，一直在市局干技术。他们结婚才将将两年。两年里，加一块儿也没在一个被窝里睡一个月。他们也都习惯了。要不是王爽怀孕，这个长假他恐怕也着不了家。当警察，尤其是刑警，就这样。要不，前一个老婆也不至于跟人跑了。

“小福，下午我就不去了，小爽不太方便，也不去了。”他给江山健身中心老板、被众多同行兄弟称做“福尔摩斯”的铁哥们儿高璟打电话，本来约好下午打桥牌聊天的。“有案子。”他说，“坠楼，具体还不清楚。”高璟是狂热的刑侦爱好者，有着常人远不能及的缜密头脑和丰富的刑侦知识，好结交警界朋友，帮着解过不少谜，受益者中当然包括他罗虎，所以，一般案子问到了也不瞒他，说不定他就能出奇制胜。贝高璟自己的话说：“旁观者清。”有时候，他还会要求一起研究案子，他的作家老婆更是特别喜欢跟这帮警察聊天，而且已经聊出了好几部电视剧，大都播得还算红火。罗虎料想，八成“小福”这会儿正跟作家老婆唐尧在一起。多好啊，哪像我们。他想着，嘴上问：“忙着还是闲着？”

“老婆闭门写作，你说是忙是闲。”

“你是不是刚起呀？”

他听电话那头一嘴的慵懒，“哪儿啊，还没起哪。”

“呵——”

那天傍晚，高璟坐进了分局罗虎的办公室里间，长长的腿往“罗队”的茶几上一摆，抽着烟，闭着眼，听外间罗队跟得力下属安崇文以及案发片区派出所干警李有亮谈话。

罗：“法医报告出来了么？”

安：“详细的得等明天。”

罗：“小李，你先说说情况吧。”

李：“死者叫蒋妍，女，三十五岁，1985年7月至1986年9月间为公交一公司职工，1986年9月至1992年4月待业，1992年4月至今在安然保险公司工作，现任高级业务主管，2003年8月起被外聘为中意远程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保险事务主管，今年8月离开该机构后休假在家，至案发。死者1990年10月结婚，丈夫叫罗春，现年三十七岁，原公交一公司职工，1986年因指使流氓斗殴被单位开除，后从事个体工商至今，先后在朝阳区工商局龙关所及现居住地所属工商所各注册一个营业执照。死者1991年7月1日生育一男孩，名叫罗宝松，现在育英中学就读。据初步调查，罗宝松一直与死者父亲、继母及继母与其父之子蒋一龙一起居住。死者婚后与其夫居住，1998年12月拆迁至莲花东里小区18号楼，也就是案发地点。”

罗：“通知家属了么？”

李：“已经通知死者娘家。”

罗：“丈夫呢，那个叫罗春的？”

李：“罗春案发时不在家，两个注册摊位都被他私自出租给了外地人，据初步调查，除了收取租金和上货，罗基本不去摊位，承租人不知道其去向，也不知道其住址和任何家庭情况。”

罗：“老赵怎么看？”

李：“赵所长认为，不能排除他杀和意外死亡的可能性。”

罗：“理由？”

李：“从死者衣着看，不像是准备好的自杀。”

安：“另外，死者坠楼后有大量阴道出血，法医初步鉴定是

流产。”

罗：“什么——怀孕？跟前一个孩子隔十三年？法医还说什么了？”

安：“直接致死原因是颈椎骨折，另有多处骨折及脏器出血，初步判断是坠楼所致，无明显击打伤痕、捆绑伤痕及性侵犯迹象。”

罗：“他们夫妻的家庭生活怎么样？”

李：“据街坊反映，基本和睦。”

罗：“什么叫‘基本和睦’？”

李：“就是不经常吵闹。”

罗：“那个罗春打老婆么？”

李：“打过，不过据街坊说，打得不厉害。”

罗：“什么叫‘不厉害’？他们怎么知道‘不厉害’？”

听到这儿，高璟在里间悄悄竖竖大拇指。只听安崇文说：“关于这一点，我想，法医的鉴定应该更有帮助。”又听小安说，“罗队，我们检查了死者的住处和遗物，提取了指纹和足迹，在遗物里发现了这个……”

那是一张被撕碎的《离婚协议书》，从字面看，应该是死者写的。安崇文说，那是他花了两个小时从屋里各处搜寻起来的。罗虎随即命令：一、用最快的速度找到罗春；二、将这张破碎的《离婚协议书》交痕检科检查；三、配合派出所做好死者家属的工作，同时搜取各种信息。

“这么说，你也怀疑不是自杀？”高璟请罗队吃晚餐，有一搭无一搭地问着。

“都听明白了？……你怎么看？”罗虎不想喝酒，只喝了点

儿茶。

高璟放下筷子，点着一支烟：“去看看那个死者，尽管那可能让你很不愉快。”

“开玩笑，这是我的工作。”

看到死者时，罗队才明白高璟所谓的“很不愉快”的意思。作为有近二十年警龄的老刑警，他见的死人何止上百，多凄惨多恐怖多恶心的都有，一个现场七八个死者血流成河的、大卸八块缺头少脸的、水里泡了一个多月全然没了人形的，可就是没看见过蒋妍这样的。去除了血污的脸显得非常干净，非常漂亮，也非常年轻，不像她的实际年龄；微闭着的眼睛让整张脸显得极其安详，跟现场的照片简直就是两个人，倒像极了生前的照片。可就在这安详苍白的面孔下，就在那没掀开的白被单底下，却埋藏着令人心碎的创伤：妊娠约十五周，由于流产现象，初步鉴定时未发现；死前受到性侵犯，右侧胸骨全部骨折，碎骨深深刺入内脏，右胸呈严重凹陷；双侧股骨骨折；髌骨骨折；耻骨骨折……多处多重陈旧性钝器伤：右肋骨骨折，自愈；左肩胛骨骨折，自愈；左外耳撕裂伤，自愈；阴道口及肛门多重撕裂伤，自愈……

罗虎拿着尸检报告，不由得往后退，仿佛不敢离这具倍受折磨的躯体太近，似乎无声无息的尸体也能把那些非人的苦痛衍射过来。他不忍地咕哝着：自愈，没经过治疗自己愈合。骨折骨裂愈合不规整，撕裂伤没有缝合痕迹……

良久，他沙哑着嗓子问法医：“这些伤都是什么时候留下的？”

“陈旧性的，早的可以追溯到十年前，近的一年多以前。”

“就是说，至少由现在往前的十年……”

“就是说，从现在往前的至少十年，她都生活在地狱里。”法医说。

“要是我也得自杀。”高璟听了罗虎的描述，有几分凄然地说。

“要是我就杀了那个畜生。”罗虎狠拍桌子，震倒了两个酒杯。

“不见得。”高璟扶起酒杯，翻起眼皮看着罗虎，罗虎的眼睛里挂着询问。

“我是说，”高璟坐直身子，直视着刑警队长，“那些创伤不见得是你说的那个畜生留下的。”

“那还能有谁？”

“那就是你的事了。”

罗虎点点头，低头喝酒，咕嘟着说，“你呀，怀疑一切。”

“那是因为一切都值得怀疑。”高璟忽然一把攥住罗队的大手，很认真地说，“在死亡面前，一切都值得，也需要怀疑。在死亡面前，只有一件事是真实的，那就是——死亡本身。”

这宗一尸两命的悬案没有因为死者丈夫罗春的落网而告破。

“十一”长假还没结束，分局就在派出所的配合下找到了罗春，并正式传讯了他。罗春看上去对老婆的死很意外，痛哭流涕，捶胸顿足，吵着要见最后一面。出于人道的考虑，公安部门